

谁不喜欢星星呢?我们都爱星星

暖心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张敏 张艺

王可心有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里面放着来自不同大学、不同年龄的人对自闭症儿童的祝福卡片、视频和照片。王可心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团总支志愿服务队(以下简称“志愿服务队”)负责人。10月18日,志愿服务队联合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策划了一场关爱自闭症儿童的线上分享活动。活动之后,她收到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心。

北京市景山中学高一学生于昕媛在视频里说:“祝你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加阳光开朗快乐,做一个像星星一样璀璨的人。”北京卫生职业学校第二院区的张子涵录了手语视频鼓励自闭症孩子:“你笑起来真好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杜宜珊也通过视频告诉自闭症孩子:“你们很可爱,让阳光透过紧闭的门窗,温暖每个角落,让我们将力量传递给你们,为你们撑起一片蓝天。”丰台五小的小学生蔡文瑄画了一颗爱心表达自己对自闭症儿童的关爱。

虽然这些祝福很简单,但却是满满的爱心。这是志愿服务队第一次组织自闭症相关的活动,王可心没有想到吸引来345位听众。她把那些参与分享的听众称为“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来自清华附中、人大附中、丰台五小等中小学,还吸引了美国南加州大学、中国台湾地区的同学。

这也是志愿服务队做这场活动的初衷,让更多人了解自闭症,对自闭症有科学的认识。

自闭症也被称作“孤独症”,自闭症孩子被称作“来自星星的孩子”。王可心第一次接触他们,是参加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志愿活动。2019年秋天,王可心作为志愿者来到星星雨教育研究所,陪自闭症儿童玩耍。这是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一项公益活动,研究所为自闭症家庭的家长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孩子则由志愿者陪伴照顾。

王可心一直以为,自闭症孩子只是不与外界沟通,这次志愿活动改变了她的认知。王可心照顾的一个孩子特别爱画画,只是孩子会画画后就跑到外面,好像行为不受自己的控制。而另一个小朋友特别爱滑滑梯,一遍一遍地爬上去、滑下来。王可心能感觉到小朋友特别希望哥哥姐姐能和他一起玩耍。这些小朋友都特别善良,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天赋,有的画画很好,有的数学很好,也许他们不会表达,但他们在用其他方式进行交流。

这次志愿活动的经历,让王可心产生了做自闭症志愿活动的念头。因为疫情原因,最终决定在线上分享。原本只是向学院新生进行的分享会,通过微信转发,吸引了不同高校、各年龄段的人,微信群人数

不断上涨。

李翔是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志愿者工作负责人,也是线上分享会的嘉宾。自闭症是一种障碍,不是一种疾病。自闭症人需要的是理解,不是拒绝,是接纳,不是排斥,是尊重,不是歧视,是共存,不是消灭,是享受,不是恐惧。很多人对自闭症了解很少。实际上,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自闭症家庭。由于自闭症孩子的行为举止有所怪异,家长很少白天带他们出来。

李翔不断强调,从专业角度讲,自闭症不是心理问题,是属于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一种,他们不优先使用语言,而是用卡片、图画辅助表达,这不是家长的教育问题引起,它是一种障碍,就像近视是一种视力障碍,眼镜就是支援视力障碍的一种手段。我们要做的不是治疗他们,而是让自闭症孩子得到支援体系。

一段自闭症家庭的访谈短片是李翔经常分享的内容,短片讲述了许多自闭症家庭的状况。孩子确诊为自闭症后,家长也会经历无奈、痛苦、辛酸和挣扎。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创始人田惠萍也曾经是无助的家长。她的故事,就是电影《海洋天堂》的原型。

田惠萍的儿子在4岁那年被诊断为自闭症,她回忆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已不

能细述,我所记得的只是被一种山崩地裂般的感受浸透了。

作为大学教师,田惠萍能接触更多的教育资源。在翻阅自闭症相关资料后,她认为教育是自闭症儿童唯一有效的手段。当时自闭症、孤独症这些词在中国还不常见,几乎没有为自闭症儿童和家庭提供支持服务的机构。田惠萍决定帮助自己,也帮助更多自闭症家庭。1993年,田惠萍成立了星星雨教育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家自闭症服务机构。

李翔说:“我们的孩子陷进去了,我们一定要站着才能把他拽出来。有自闭症孩子的生活是别样的生活,它同样可以是精彩和幸福的。在星星雨研究所的帮助下,自闭症群体从最初的不被重视、家长走投无路,到现在更多人了解这一群体,自闭症家长也得到专业的引导和帮助,自闭症群体在逐渐被社会接受、并融入社会。”

人大附中高一学生蔡文渊参加了这次线上分享,他知道了自闭症不是同学考试考差了就感叹一声“我自闭了”的状态,也不是一种疾病,不应该把它当作一种病来区别对待,敬而远之。

蔡文渊的妹妹蔡文瑄刚读小学一年级,是参加这次活动最小的孩子。她用稚嫩

的语气说:“每个孩子都是天上的星星,我们都是有用的。要多跟他们交流。”

参加这次分享活动,是妈妈范旭红帮他们报的名。两年前,范旭红的亲戚带着儿子希希来做客,而希希就是自闭症儿童。范旭红记得,7岁的希希长得白白净净,身材也壮壮的,看起来与普通孩子没有两样。只是每当蔡文瑄想要找他玩游戏时,他没有反应,双手摆弄着手机地图导航,似乎听得见但又听不懂。范旭红告诉小文瑄,对待自闭症的孩子要有耐心,每颗星星都能发光。这些孩子的一扇门被关闭了,就会打开另一扇门。

后来,希希的父母给他找了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在家人的帮助和照料下,希希的情况越来越好,现在已经转入普通小学。今年夏天,范旭红看到了希希的视频,屏幕那边,总是沉默的男孩正和自己的弟弟一起嘻嘻哈哈地笑。

越来越多的爱,向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涌来。就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同学写的那首诗一样:谁不喜欢星星呢?我们都爱星星。



扫一扫 看视频

曹林

近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个温暖的故事。他的一个患者家属,捐出了她收到的一笔6000元的捐赠,帮助经济条件更为困难的患者。这位作出让陶勇医生感到惊讶的决定的好人,正是今年1月陶医生被行凶者追砍时,奋不顾身挥臂为其挡下致命一刀的田女士。从去年8月底,田女士就带着患有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的女儿在陶医生的门诊看病。长期的求医问药,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她说,一路走来受到了太多帮助,所以想要回报,把爱心传递下去。

常被暖闻感动,这种弱者的善行,既触动人心,又让人不忍和不安。一个有钱人,捐出60万元、600万元,人们可能会觉得很平常,但一个孩子在看病、很缺钱的母亲,却捐出了别人捐助她的6000元。对于弱者、贫困者、需他人帮助者这种超出自身能力的捐助,我向来都觉得应该善意地回绝,把钱还给她。但田女士的这种善意实在很难拒绝,她受过别人捐助,她想把钱给更急需的人,她想把爱心传递。

网友说这是“善良遇到善良”,确实如此。善良的陶勇医生帮了带女求医的田女士,当暴徒在诊室挥刀砍向陶医生时,田女士冒死为医生挡下致命一刀。劫后余生,这两双被砍过的、伤疤累累的手握在一起时,曾让很多人泪奔。伤痕留在了他们身上,他们用善良疗愈着社会心灵。陶医生从鬼门关走出后,选择跳出仇恨,表示不想把自己埋在仇恨中,康复后重返工作岗位,继续治病救人。而田女士的田女士,则在康复后把别人捐给她的6000元捐出。善良遇到善良,善良激发善良,善良播撒善良,善良在善行中推动着更多的善行。

想起苏思贝尔斯一句常被引用的话,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如此,善良更是如此,陶医生与田女士,正是善与善的摇动、推动和唤醒。善良也保护着善良,陶医生帮田女士女儿治病,她替陶医生挡刀。

这不是普通的善良,而是被恶摧残、受到残酷对待后,仍保持爱之能力的善良,这种带着伤痛的善良尤其珍贵。想起人们在道德上常有的摇摆和犹豫,看到一些丑恶,遭遇一些不公,遇到一些挫折,就呼天抢地,觉得世界无比黑暗,仿佛所有人都欠自己的。看到疑似年轻人扶老人被讹诈的新闻,就从此不敢做好人。看到老老实实遵守交通规则的人被闯红灯的车撞倒了,就守规则的人死了,不守规则的却活下来了。看到一个好人在受到了某种不公对待,就说“这个世界配不上他的善良”。

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善良当成一种交易,当成了一个添加了太多前提的筹码:“你对我善良,我才对你善良。我受到了好报,才会对别人善良。我能从善良中受益,我才保持善良。正如康德所说,道德和善良成了一种假言命令,而不是受自身良心驱使的绝对命令。当人们都强调善良的“交易性”时,就出现了道德风险和困境,我作恶,是因为我受到了不公对待。我不做好人,是因为好人没有好报。”

陶医生和田女士身上的善良,让我们看到了善的本质,善良是一种不需要回报的品质。陶医生有足够的理由不选择善良,对病人那么好,病人的屠刀差点儿要了他的命。他处处为病人考虑,为方便病人就医,自己在治疗室而不是手术室为孩子进行手术,方便了患者却给医生自己带来了风险。田女士也有理由不去选择善良,上天对她那么不公,让她自己承受那种病痛。背负着种种伤痕,含着眼泪,他们仍然选择了善良。

陶医生的话让人泪目:我们常常,想要收集到百分之百可以得到回报的证据,才很不情愿地为别人付出,而且常常谨慎地以一点点开始。我们常常,都活在把对方当成假想敌的警惕中,不知不觉,也就把自己活成了别人的假想敌。最后的结果就是活得越来越累,回过头来发现,原来,把自己交托出去,是那么的放松,那么的舒服。充满爱的环境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奇迹。

这段话如果是文青笔下的鸡汤,我们会觉得轻如鸿毛。但这段话是从一个被屠刀砍过、差点儿送命的人那伤痕累累的手上敲出来的,便有了一种重如泰山、让人肃然起敬的道德力量。

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放飞梦想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刚进11月,纷纷扬扬的大雪就把青藏高原带进了冬天。

在被称为“藏东明珠”的西藏昌都市类乌齐县,厚厚的积雪盖住了道路,也拖慢了李纯民的行程。他是来给那里12个乡镇小学的孩子送热水的。

在这个距离天津2800多公里的地方,很多人都知道天津人李纯民的名字,从县长、到教育局局长,还有刚学会写字的小学生,他到这里支教助学已经15个年头了,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的扶贫工作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最早资助的藏族小学生已经考上名牌大学参加工作了,可他还守在这里。

他把对藏族孩子最朴素的关爱揉进当地校园里的一间间新教室、一盆盆热水中;他带着孩子们去天安门看国旗升起,去天津看大海扬帆,希望告诉他们一个简单道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听说类乌齐一些小学面临缺水难题,看到小学生们尤其是女孩子用刺骨的冷水洗头洗脸,李纯民心疼她们,他要赶在极寒天气到来之前,尽可能让当地的孩子们早晚洗漱用上热水,让冷水洗头洗脸的情景成为过去。

今年10月底,他计划用7天至10天给当地的12个乡镇小学都装上太阳能热水器,可他低估了这次任务的难度。因为太阳能热水器需要接入供水和电源才能正常工作,而这些学校的水电设施却各有各的状况,有的需新架设两三百米电源线,有的需新铺设上百米管线,还有的没有排水管道。海拔高的岗色乡小学,一到冬季甚至无水可用。

李纯民带着太阳能热水设备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施工的师傅,逐一为每所学校设计安装方案。一场突然而至的大雪覆盖了道路和山川,李纯民坐车继续在白雪皑皑的山间穿行,造访一所所学校。类乌齐的最低气温已低至零下9摄氏度,一片雪白中,他的车辙从县城一直通向海拔4000多米的最偏远的学校。目前已有6所学校通了热水,其他学校在月底前用上热水应无大问题。除了岗色乡小学。李纯民说。这所小

学300多个孩子的冷暖让他放心不下。他找来水利专家和乡长、校长反复研究论证,希望找到最合适的解决办法。有时候自己深夜醒来,想到这里便再难入睡。

旁人似乎难以理解李纯民对类乌齐这片土地的痴爱。他在青春正好的年纪,曾作为援藏干部来到过这里,一待就是5年。当时他担任县委办公室主任,一年里有八九个月都在乡下跑,他永远记得,在乡下的日子里,妈根大娘给他煮过元根,嘎江老弟给他送鱼补充营养。当他患了自发性气胸病情危重的时候,县里想方设法将他尽快送回天津治疗康复。李纯民总想有机会感恩回报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1993年,李纯民第一次重回类乌齐,经过一个教学点时,他发现,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只用塑料布糊上,风呼呼灌进来,上课的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他问为啥不装玻璃,回答是没有钱买。

对李纯民而言,当年下乡,爬冰卧雪、缺氧难眠、思念家人,都不曾让他如此心痛,而孩子们充满渴望的眼神却让他难过了不已。他知道,如果没有新一代有文化的农牧民,当地的发展进步无从谈起。他留下钱,嘱咐当地地给教室装上玻璃。从那以后,改善类乌齐的教学条件便成了李纯民的心结和乡愁。

2006年,李纯民再次回到类乌齐,在214国道旁的恩达村教学点,一阵上课铃声吸引了他,原来一位老师正在敲打一个生了锈的汽车轮毂,提醒孩子们上课。教室低矮黑暗,桌椅残缺不齐。

当他知道县里打算将恩达教学点扩大招生办成小学,却为没有教室犯难时,他和朋友们一起出资35万元,并和县教育局签订了援建协议,委托县里建300平方米校舍,建成后归教育局所有和管理。一年以后,一个窗明几净、设施完备的新教室落成,条件简陋的旧教学点面貌大变,半年后升格为完全小学。

恩达小学成了李纯民援藏助学的起点。他决定开展长期的兴教助学活动。2007年,李纯民筹备设立齐兴助学基金,希望实现类乌齐兴盛和众人齐心协力振兴家乡,他作为基金发起人负责筹款,类乌齐教育局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为了筹款,李纯民每年都会呼朋引伴,进藏去看一看,每次少则四五人,多则

十几人。这些朋友都为齐兴基金捐了款。到现在,齐兴助学基金共募集各方捐款800余万元,其中他个人捐款超100万元。李纯民对记者说,援藏助学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这也成为他开展助学活动的动力和最大的依靠。

齐兴助学基金最初有两个用途。每年以“园丁奖”和“勤学奖”的形式,拿出一部分钱奖励在海拔高、偏远地区工作的老师和家庭困难、成绩优秀的学生。同时还组织一帮一、结对资助、助学活动,以每名每月400元生活补贴、每年4800元的标准,结对资助类乌齐贫困生。目前已开展到第四批,共40多名学生接受资助,李纯民本人资助两名学生,其中一个已经大学毕业。

李纯民通过在当地实地考察发现,随着国家投入的加大,教育教学条件已经变得越来越好,可农牧区的孩子依然很少能有机会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当地的孩子们学会了吟诵《咏鹅》,却从来没见过鹅长什么样。李纯民知道,那里大部分孩子目之所及的地方,就是他们曾见过的全部世界。

李纯民要带着孩子们开开眼界,看看世界,他发起了一项新的活动,让孩子们去天安门看升旗、天津看大海,也叫

天天向上活动。

2014年9月,首期“天天向上”活动启动。2016年起,李纯民所在的单位中交天津局接过了接力棒,每年出资10万元,并携手齐兴基金一起搞活动。如今,活动已经连续开展了7届,来自类乌齐15所中小学校的100多名优秀学生和基层教师代表完成了京津之行。他们在北京爬长城、看升旗,游览故宫和国家博物馆,到天津漫步五大道、坐摩天轮,到位于渤海湾的东疆沙滩踏浪。

在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的时候,10岁的藏族姑娘央措措悄悄许了个愿,希望长大后能去北京上大学。我们15个人都许愿了,愿望都差不多。她说。

孩子们见识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回去以后又把自己听到、见到的讲给同学朋友听,这颗希望种子就会生根发芽。李纯民说。十几年来,李纯民眼见着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给当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破旧不堪的教学点被崭新的教学楼取代,孩子们都坐进了窗明几净的教室。

可李纯民和他的齐兴基金,倒是更忙了。新项目接二连三地启动,包括解决类乌齐海拔高教学点冬季供暖、早晚洗漱用热水问题,推广学校一体机辅助教学,把旱厕改造为水冲厕等。



图片新闻

在西藏昌都市卡若区嘎玛乡的民族手工艺培训基地,学员们在学画唐卡(10月3日摄)。

今年88岁的嘎玛德勤老人是唐卡嘎玛画派第十代传承人,被西藏自治区授予“唐卡艺术大师”“自治区非遗传承人”的称号。

近年来,西藏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技能保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88岁的嘎玛德勤在昌都市卡若区嘎玛乡成立了民族手工艺培训基地,使民族手工艺从家族作坊式的生产向集中生产转变。精湛的手工艺品逐渐走出了山沟,也带动群众走上了致富路。目前,嘎玛德勤共有学员460名,其中112名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人均年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癌症青年 躺着 绘出万千世界



刘利的画。刘利也想凭借自己的能力,通过卖画挣一些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石佳

11月11日,刘利更新了一条朋友圈,他用卡通字体在自制的明信片上,抄录了汪国真《假如你不够快乐》里面的诗句,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并配文“几天的时间手就没劲儿了,神经压迫的感觉真爽”。

短短的几行字,刘利一笔一画地写了将近半个小时,患有多发性神经纤维瘤的他,双手逐渐丧失肌肉功能,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身高1.8米的他只有90斤重,大腿胳膊一般粗细,全身分布着多处肿瘤。

在刘利12岁的时候,父亲因为同样的病去世。初三时,刘利的腿腋窝因为长肿瘤做了切除手术,切断神经后的双腿无法正

常行走。18岁时,他双侧听觉神经又长了肿瘤,切除后刘利失去了听力。此后,刘利的病情日益严重,肿瘤在他的身上肆虐,他的胳膊看似健硕,但实际肩膀上的肌肉是一大块肿瘤。

2007年,刘利到北京天坛医院做手术时,医生曾建议刘利的母亲刘立秋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并预测刘利最多只能活四五年。多年来,刘立秋一直在寻找各种办法,试图遏制肿瘤的生长,稳定儿子的病情。她辞去工作,全身心在家照顾儿子,刘立秋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必须要好好活着,我还有孩子。

丈夫和儿子都身患不治之症,刘立秋果断拿出家里全部的积蓄,向亲戚朋友借钱积极治疗。丈夫去世后,刘立秋一个人挑起照顾儿子的重担,变着花样做好一日三餐;照顾儿子的日常起居;在儿子情绪低落、气馁的时候,给予他鼓励,给他打气。她坚信,总会有先进的技术能治好儿子的病情。

刘利真的特别坚强,我为我的孩子感到自豪。采访刘立秋时,她总是不自觉夸赞刘利聪明、懂事。虽然刘利双耳失聪,但和母亲交流却毫无障碍。没有学过,但通过看母亲的嘴形就知道她想说什么。刘立秋也能够通过儿子的只言片语,很快理解他想要表达的话。

没有母亲,我根本活不到今天,刘利对母亲有着特殊的感情。刘利形容,母亲不

仅给了他生命,更让他重生,如果不是母亲的坚持与陪伴,我恐怕也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

多年治病求医,让母子俩负债累累。刘立秋坦言,他们从来也不多买一件衣服,孩子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也有不少人建议刘立秋申请网络筹款,缓解一下他们的生活困境,但是都被刘利拒绝了。刘立秋说:我们现在没有合适的治疗方案,还是把钱捐给更需要的人吧,大家挣钱都不容易。

一个从前爱健身、爱打篮球的少年,如今只能坐轮椅出行,翻身、下地、上厕所,都离不开旁人照顾。

起初得知自己只有几年生命时,刘利也觉得难以接受,心情低落了一段时间,但他从未感到绝望,也不害怕面对死亡,我并不恐惧,这是每个人早晚都要经历的事情。

宝贵的生命如此短暂,刘利决定活得更加有意义。他从小就喜欢画画,也有一定的绘画天赋。刘立秋记得,儿子很小的时候照着画杯子,就画得十分相似。

2014年春天,刘利开始自学画画,看书、在网上看教学视频。由于神经压迫,他的手使不上力气,就连拿起一本纸质书都十分吃力。每次看书,都是母亲把书翻好,放在一边,刘利侧身躺着看。

自学找不到门路,进步缓慢,刘利在网上报名了绘画培训课程,但是培训班一听到刘利双耳失聪,都以担心他跟不上教学进度为由拒绝了他。一次不行,刘利就再找。最终有一位长春的康老师愿意教刘利,特意在系统上增加了语音翻译的功能,刘利依靠着并不准确的字幕,跟着其他学员一起学习,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

每当睡醒了,身体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刘利就会画画,画就是几个小时。坐累了,就侧躺着画。画画时,刘利右手握拳,把画笔紧紧地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由于没有力气,想要用彩铅涂出比较深的颜色,刘利需要画几十次,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有时候实在使不上劲儿,刘利也会觉得烦躁。每当他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他就会告诉自己再多撑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告诉自己总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尽管每画一幅彩铅都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但刘利却一直坚持下去,至今已画了200多幅作品。

刘利也想凭借自己的能力,通过卖画挣一些钱,让妈妈少辛苦一点。刘利把自己的作品制作成明信片、贺卡售卖。2018年是狗年,他画了一套狗狗明信片,共青团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委做了一期微信推文帮助刘利推广作品,很多人在推文下面留言表达了感动和激励。你的事,带给我很多感动,就像黑夜里的灯,烦了累了,看会儿你的画,心就会静下来,还有人买下这套明信片,作为即将出生的宝宝第一